



石曼 编

好莱坞的悲喜剧（贰）

【卡萨布兰卡】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石曼 编

②

好莱坞的悲喜剧（贰）

【卡萨布兰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萨布兰卡 / 李梦学主编.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12

(好莱坞的悲喜剧;2)

ISBN 7-106-02102-4

I. 一… II. 李… III. 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072 号

责任编辑: Alan

封面设计: 林思玮

版式设计: Smith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好莱坞的悲喜剧(贰)—卡萨布兰卡

李梦学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102-4/I·0477

定 价 22 元

前 言

五十年前，是好莱坞编剧们的“纯真年代”。

大部分观众仍认同以下的观点：

当你灿烂的笑的时候，没有人感叹你的虚伪，就叫“纯真”。

用美色、金钱之类去诱惑自甘堕落的人，就叫“罪恶”。

全心全意的为些不值得的人付出，就叫“善良”。

纵情声色，就叫“下流”。

对物质与权利不知厌足，就叫“贪婪”。

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换了字典，以上的词条让给了“幼稚、精明、愚蠢、潇洒、理所当然”！

从某一点上讲好莱坞的编剧们一点没变，永远抒发着最普遍被认同的情感。

也或许好莱坞的编剧们真与你我一样，正在平淡的生活中正渴望着三生难遇的一次“荒唐”！

目 录

- 已 索** 1、一夜风流 (1)
那时候，西部片里穿紧身衣的美少女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帽带就叫“色情”，可想这一夜怎么“风流”！
- 2、卡萨布兰卡 (113)
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凭什么让人沉醉？是英雄美人的邂逅、还是对酒当歌的豪放、或是一掷千金的爽朗……
- 已 索** 3、公民凯恩 (214)
幼小的他带着被父母抛弃的孤寂心情离家，就注定他一生逃不脱被“深爱”的人抛弃的宿命。
- 已 索** 4、欲望号街车 (318)
他迷人的外表勾引女人们爱他，而他的快乐却是要折磨她！

一夜风流

〔美〕 罗伯特·里斯金 著
伍 菡 卿 译

第 一 部

渐显，迈阿密海滩的港口，镜头迅速摇过停泊在炎热的佛罗里达州风平浪静的水面上的一艘艘游艇、滑浪板和豪华船只。然后化为一艘游艇名称的牌子——“艾尔斯彼思Ⅱ”，接着转换为游艇上的走廊，一个管事站在一间舱房门前，旁边有一张折叠式的桌子，桌上一个托盘里的食物还冒着热气。管事揭开盖子，看看是什么东西。一个矮胖的水手站在靠近舱门的地方守卫着。

管事 好啊！好啊！她总该喜欢这个了吧。（对守卫）开门。

守卫 （一动不动）谁端进去给她？你吗？

管事 噢，不。（转身）马里逊！过来！

镜头向后拉，马里逊进入画面，他是一个侍者，一只眼睛上有一大块发青的地方。

马里逊 我可不干，先生。她今天早晨朝我扔过来一瓶蕃茄酱。

管事 好吧，命令就是命令！总得有人端进去啊。（他转

向另一个人) 弗雷德里克斯!

镜头移向另一个侍者, 他脸上缠着绷带。

弗雷德里克斯 我宁可被赶下船去, 也不愿再给她送一次饭。

管事的声音 亨利!

镜头移到一个法国人身上。

亨利 (激动地) 不, 先生。我离开里兹饭店的时候, 你并没有讲清我是要来伺候那些疯女人的。

镜头移回来, 可以看见管事和其他聚集在他周围的侍者。

另一个侍者 (一个伦敦佬) 跟这一位比起来, 我妻子简直是一个天使, 但是我还把她给甩了。

守卫 (急不可耐地) 来吧! 你决定吧!

一个低级船员走过来。他显得咋咋呼呼, 爱管闲事, 实际上却窝窝囊囊, 软弱无能。他的名字叫莱西。

莱西 (说话很快, 断断续续) 出什么事啦? 出什么事啦?

这一群人的近景, 占主要地位的是莱西和管事。

管事 这些猪猡! 他们不敢进去给她送饭。

莱西 真是笑话! 居然怕一个女孩子! (他转向管事)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管事 (比别人更害怕, 嘟哝着) 为什么——我——好吧, 我从来没有想到——

莱西 (把他推到一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居然怕一个女孩子。(走到托盘前) 我来给送进去。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围上来, 注视着他。他端起托盘, 朝舱门走去。

莱西 (边走边喃喃自语) 不亲自动手, 什么事也办不成。(他走到门前) 开门。

我们看见他走近舱门, 守卫迅速地、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锁。

莱西 居然怕一个女孩! 真是笑话!

莱西一本正经地端着托盘，雄赳赳地大踏步走进去，管事和侍者们在门口围成一个半圆，等待结果。瞬间的静默，突然，莱西连跌带滚从里面飞出来，躺在地上，一托盘食物全撒在他身上。管事赶紧砰地把门关上，锁好，侍者们默默地注视着。

镜头化成游艇的上甲板，先是一双男人的脚的近景，穿着考究的皮鞋焦急不安地踱来踱去。然后，镜头向后拉，踱步的人原来是亚历山大·安德鲁斯，他穿着整洁、笔挺的游艇服装。他面前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安德鲁斯双眉紧蹙，心事重重，继续来回踱步。

安德鲁斯（喃喃自语）绝食，嗯？（哼了一声）她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吃的？

船长 她昨天，要不就是今天，一直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安德鲁斯 都按时给她送吗？

船长 是的，先生。她什么也不吃。

安德鲁斯（急切地）你为什么不住她喉咙里塞？

船长 这可不那么简单。（他摇摇头）想当年，我同囚犯打过交道，可是这一位——

安德鲁斯 真荒唐！（嘟囔着）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孩子也这么大惊小怪的。（突如其来地）我自己去看她。

他毅然离去，船长跟在他身后，可以看见他们两人朝舱房的方向走去，安德鲁斯脸色阴沉。

船长 这是很危险的，安德鲁斯先生。不管怎么说，绑架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安德鲁斯不理他，只是阴沉地盯着前方。他们来到舱房门口，莱西正在那里刷自己的衣服，两个侍者正在收拾碟子的碎片。

安德鲁斯 这是什么？这里出了什么事？

莱西 （可怜巴巴地）她又不肯吃饭了，先生。

安德鲁斯 再准备一盘。马上拿来。（对守卫）开门。

守卫打开门锁，安德鲁斯走进去——于是我们从门口看见了舱房。安德鲁斯走进来，关上了身后的门。他打量着四周，眼光落到他的囚徒身上。

接着镜头转向埃莉，她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美丽女郎。这当儿，她正把一个小花瓶举过头顶，准备扔过来，她怒容满面。当她看到了这个新的来访者时，她放下了花瓶，把它放在一张小桌子上。

埃莉 你要干什么？

安德鲁斯 没有离开门口。

安德鲁斯 你为什么不吃东西？

埃莉 （坐下）我不想吃！（提高声音）还有一件我不想做，肯定不想做的事！那就是看见你。

她点燃一支香烟。安德鲁斯注视了她一会儿。

安德鲁斯 你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吗？别抽烟啦。

埃莉 你为什么不给我上镣铐呢？

安德鲁斯 我也许会的。

埃莉 （近景）好吧！把我铐起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你不让我离开这条船我就一口不吃！

她愤怒地凝视着外面蔚蓝的天空，安德鲁斯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

安德鲁斯 （心平气和地）好啦，埃莉，别傻啦。你知道，我自有办法。

埃莉 （走开）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干预我的生活！你干吗非要这么干呢？

安德鲁斯 （仍旧温和地）你应当知道为什么。因为——

埃莉 （打断他）对啦。我知道。（她听过千百万次啦）

因为我是你的女儿，而你很爱我。因为你不愿意我出错。因为——

安德鲁斯 （同声地）因为同金·韦斯特利那个傻瓜结婚是——

埃莉 （直截了当地）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我已经同他结婚啦。

安德鲁斯 （厉声地）我看还不至于，你并没有结婚。（他们的谈话被敲门声打断了）

安德鲁斯 进来。

门开了，几个侍者端着热气腾腾的托盘鱼贯而入。

埃莉 （冲向他们，威胁地）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了，叫你们别拿任何吃的到这里来。

惊慌失措的侍者们进退维谷，但是安德鲁斯给他们解了围。

安德鲁斯 等一等！别发火嘛！这又不是给你的。（对待者们）就放在这儿。

埃莉瞪着父亲，当侍者们忙着摆桌子的时候，她踱到窗前的座位那儿。安德鲁斯围着食物打转，他打开盖子，里面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他闭上眼睛，发出一片“哦呀”，“唉呀”声。

埃莉的特写，她也闻到了阵阵诱人的香味；刹那间，她有点软了下来。

安德鲁斯的近景，他注视着埃莉，看她的反应；埃莉的脸色（又一个特写）复归于冷淡。接着安德鲁斯和侍者们进入画面。

侍者甲 还要什么吗，先生？

安德鲁斯 不要了，似乎什么都齐全了。如果我还要加点美味的肉汁，我会打铃的。

侍者 好的，先生。

安德鲁斯一点一点地吃起来；侍者们躬身退出去。

安德鲁斯（发出啧啧声）真棒！

现在埃莉进入前景，坐在桌前的安德鲁斯在后景中。

埃莉（轻蔑地）这一手真漂亮！妙极啦！

安德鲁斯（嚼着满嘴的食物）如果甘地有叫个象保罗那样的厨师，那么印度的整个政治局势都会改变。

埃莉 你引诱不了我。（毫无必要地大叫大嚷）你听见吗？我不要吃！

安德鲁斯（平静地）对不起，我空着肚子不能战斗。请记住拿破仑说的这句话。

埃莉 我希望你别拿自己同拿破仑比。他是一个战略家。你的战略思想就是挥舞大棒。

安德鲁斯默不作声地吃着，埃莉朝他大喊大叫，一边走来走去，使劲地抽着烟。

埃莉（嘟哝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最下流的勾当。（气得发抖）一群暴徒把我塞进一辆汽车！法院外边的那帮人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罪犯——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埃莉讲话的时候插进了一个安德鲁斯的近景。她讲完的时候，他咂咂嘴，对那美味的食品显出过份的兴趣。然后可以同时看见他们两人。

埃莉（停顿了一会儿，神情激动地）你带我到哪里去？

安德鲁斯（漫不经心地）南美。

埃莉（惊得目瞪口呆）南美？！

安德鲁斯 我们在一小时内离开迈阿密。我们过会儿要弄些食品上船。

埃莉（恫吓地）你会得到一具尸体！那就是你将得到的东西。只要我在这条船上，我就不吃一口东西。

安德鲁斯（把黄油涂在面包上）如此说来，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食品了。

埃莉 （怒气冲冲地）你搞这些名堂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结婚了！

安德鲁斯 我要废除婚约。

埃莉 你永远办不到！你不能这样做！

安德鲁斯 （近景，他边吃边说）我要这样做，哪怕花光我所有的钱。我要这样做，哪怕我不得不去贿赂那个专闹笑话的法院！我要这样做，哪怕我不得不证明你是被灌醉后上了圈套的。很可能就是如此。（他咂咂嘴）唔，唔。达加肉鸡蛋真是好吃极了！

埃莉 （同她父亲在一起的雙人镜头）你为什么要那样恨金·韦斯特利？

安德鲁斯 没太大道理。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骗子。如此而已。

埃莉 你只见过他一次。

安德鲁斯 那就够了。可以把番茄酱递给我吗？

埃莉 照你说，他是花花公子之类的人啦。

安德鲁斯 （站起来拿番茄酱）没关系，我自己拿。（他在椅子上坐下）花花公子？噢？你替我说出来了，谢谢。

埃莉 （离安德鲁斯更近）他是我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现在他正准备飞日本。

安德鲁斯 我猜你打算资助他吧。

埃莉 为什么不？他为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这需要有勇气，还要有性格！总而言之，他完成了一项有价值的事情。我想，你愿意让我嫁给一个生意人。哼，我恨生意人，尤其是象你这样的光辉榜样。

安德鲁斯笑起来，一点也不生气。他知道，她不是那个意思。

埃莉 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攒更多的钱。而他所做的至少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安德鲁斯（直截了当地）他是个废物，埃莉，你也知道这一点。你嫁给他只不过是叫我不要这样做。

埃莉（激昂地）从我记事以来，你就一直叫我不要做这个那个。（喊叫）我腻味死了！

安德鲁斯没有理睬她，她绕过桌子朝他走来。然后她坐在安德鲁斯椅子边上，用一只胳膊搂着安德鲁斯的肩膀。

埃莉（甜言蜜语地恳求）噢，爸爸，你听我说。咱们别再这样吵架了。我知道你为我担心，你希望我幸福。为了这个，我是爱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不公平的，亲爱的。这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金和我在决定结婚前谈了很多很多。我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试验一下，比方说，试它一年左右。如果不合适，金和我一定会首先知道。我们可以离婚，不行吗？现在，做个好人，放我下船吧。这样把我关起来实在太蠢啦。

安德鲁斯默默地听完这一席话，丝毫不动声色。

安德鲁斯（无动于衷地）等这婚约宣布废除，你就自由了。

埃莉的特写，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花，当她父亲继续说话的时候，她慢慢地离开他。

安德鲁斯的声音（漫不经心地）所以别再当一个固执的傻瓜啦。

埃莉（发出嘘声）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固执的傻瓜！

安德鲁斯（双人镜头，平静地）有朝一日，你会为此而感谢我的。

埃莉（狂怒地）我不会感谢你的！我永远不会感谢你！

安德鲁斯 你别嚷嚷。

埃莉 我要尽情地嚷嚷！要是我想喊，我就喊。

安德鲁斯（伸手拿食物）啊，可可桃仁千层糕。又香又甜。正合我的口味。

他正要把一小块糕饼塞进嘴里，怒火填膺的埃莉掀翻了小

餐桌，把食物全倒在他父亲的膝盖上。这个举动来得如此出人意料，竟使安德鲁斯仍把叉子举在嘴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然后，安德鲁斯意识到她所做的事情，气得火冒三丈。他扔下叉子，站起身来，朝她走去，她站在那里轻蔑地面对着他。他一言不发，出其不意，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一会儿工夫，她一动不动，吃惊得大张着眼睛，难以相信地注视着他。然后，她突然转过身来，一溜烟逃出了舱门。安德鲁斯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痛苦地闭着眼睛；这是他第一次打她，使他很痛心。

安德鲁斯 （喊叫）埃莉！（他朝门口奔去）

在甲板上，可以看见安德鲁斯出现在开着的舱房门口，他的视线在追逐着什么东西，眼睛里流露出惊慌、恐惧的神情。接着，从他在舱房门口的位置，可以看见埃莉站在甲板的栏杆上；她以一个熟练的跳水动作跃进水里。

甲板的全景，水手和船员们团团打转，有几个人喊道：“有人落水啦！”

安德鲁斯 那是我女儿！快救她！

船长 （呼喊）放下救生艇！

甲板上一片慌乱。几个水手跳入水中，其他的在解小艇的绳子。接着可以看见埃莉迎着巨浪拼命向前游去。远远望去，她好象一个小点，六七个水手游去追她。

游艇的一边，一条小船已经放下来，两个人跳进去，抓起桨。那些人眼看着快追上埃莉了。在远处停泊着几艘汽艇，它们的主人在船边垂钓。埃莉似乎是朝他们那边游去。

有一艘汽艇离得较近。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船尾，懒洋洋地握着钓竿，汽艇随着汹涌的海浪左右摇晃，他的双脚浸在水里，埃莉还在向前游去。她回头看看，下一个场景表现那些人

朝她划来，他们快追上她了。于是我们看见埃莉潜入水中。

埃莉的脸突然从水中露出来，恰好出现在那个中年男人的双腿中间，把这个垂钓者吓了一跳。埃莉把手指放在唇边，警告他别出声，他惊得瞠目结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追赶的小船越划越近，埃莉重新潜入水里，小船恰好从垂钓人身边划过去。然后，埃莉冒出头来，朝前方看了看，追逐的人已经越过了她，她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埃莉（对垂钓人）谢谢。（她开始向岸边游去）

化人游艇的甲板。去追埃莉的人爬上船来，安德鲁斯在等着他们。

一个佣人 对不起，先生，她跑啦。

安德鲁斯（失望但却骄傲地）当然她跑了，你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船长 好一个鬼精灵。这些摩登女郎真是没法管。（喃喃自语）她们太可怕啦！

安德鲁斯（忿恨地）可怕？她没有什么可怕的。她可真行！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有主见。目标明确。（笑）但她不会达到目的的。她不可能走远，她没有钱。

船长 她戴着一只钻石手表，她会不会用它换一些钱呢？

安德鲁斯（脸色一沉）真是昏了头！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对身边一名船员）立即发一份电报：“勒文顿侦探事务所。小女再次逃走。监视迈阿密所有公路、机场和火车站。通知你的纽约办事处，监视金·韦斯特利。侦听一切消息。不惜任何代价把她弄回来！”

船员 是，先生。

镜头推成安德鲁斯的特写，他凝望着海面，笑容满面；淡出。

第 二 部

淡入，迈阿密一个繁忙的火车站。镜头移到车站进出口，旅客们匆匆走出来；镜头推向两个男人，显然是侦探，他们睁大眼睛注视着走过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瞥见埃莉，她站在一旁看着侦探。划。我们看见一个机场，背景中有几架飞机，旅客们鱼贯穿过，几个侦探站在四周，摆出监视的架势。划。电报局办事处的正门映入眼帘。人们进进出出。两个侦探在门旁警戒着。

划，公共汽车站候车室。售票窗外有一块牌子上写着：“售票处”，牌子前面有人排队。这里也有两个侦探。

侦探甲 我们是在浪费时间。你能想象埃莉·安德鲁斯会坐公共汽车吗？

侦探乙 我告诉那个老头子，这是白费劲。

镜头从他们移到埃莉身上，她站在一根柱子后面，心神不定地注视着两个侦探。两个侦探（从她的视角）站在售票窗口，有一个侦探转身朝着她。我们看见她随即溜到柱子后面躲起来。正在这时，一个小老太太走近她。

老太太 这是你的车票，小姐。

埃莉 噢，谢谢你。非常感谢。（她从老太太手里接过车票和找头，并递给她一张钞票）给你。

老太太 啊，谢谢你，谢谢你。

埃莉 什么时候开车？

老太太 大概过十五分钟。

埃莉 谢谢你。

她从地上拿起一个小小的短途旅行袋，匆匆走开。她穿过候车室门口，消失在门外。镜头摇到门旁的电话间，电话间周围聚集着五、六个形形色色的男人。电话间里亮着灯，一个青

年男子彼得·沃恩气愤地挥舞着双手，朝话筒里喊叫，不过我们无法听见他在说什么。镜头迫近电话间周围的人群（推成近景），我们发现他们都飘飘然略有醉意。一个矮小的男人走近电话间门口。

矮小的男人 喂，怎么回事呀？我要打电话。

男人甲 （一个记者）嘘！别出声。那儿正在创造历史呢。

矮小的男人 什么？

男人甲 有一个男人咬了一条狗。

男人乙 （醉得比其他人厉害）好小子，小彼得，老小子！好小子！——

彼得的声音 我再也受不了啦，绝对不行，你可以！——

人群 是吗？就那样教训教训他，彼得好小子。

彼得·沃恩在电话间的近景，他显然也喝得不少。

彼得 （对着话筒喊叫）你听着，猴子脸——你要是开除了我，你就等于开除了一个消息最灵通的记者，你那份乌七八糟的造谣报纸就休想再找到这号人啦。

镜头紧接纽约报社办公室，夜班编辑戈登卷起两只袖子，坐在办公桌前，冲着电话尖声喊叫。

戈登 喂，你听着，哪怕新闻出在你的裤裆里，你也不会知道的。（倾听）什么？当然，当然，我收到了你的稿子。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要写天书呢？我可以设立一个新栏目。

彼得 （打电话的近景）那是一首无韵诗，你这个土包子！

戈登 （在报社办公室的电话机旁）无韵诗，嗯？（喊叫）他妈的什么无韵诗？叫我们的报纸白花钱。好啦，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再不花一个钱。

彼得 （在电话间）我才不在乎呢！我呀，我同报纸一刀两断，懂吗？我再不干蠢事啦！我再也不发什么消息啦，不管是为你还是为别的什么人，哪怕饿肚子也无所谓。（停顿一会